

历史里，对于唐宋大多是喜欢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朝代的强大繁荣。远方里，那唐瓷的华贵、宋瓷的儒雅，那唐诗、那宋词，让多少人总有梦回的情念痴想。

对于明清，我是少有牵念的。不过，这两个朝代的称谓，若是单单从字面上来讲，还挺文艺挺通透的。不是么，明有日月，清在水青，挺完美的拆解。但对它们的爱，似乎又打不起什么精神来。

明朝，感觉真没有什么明艳的格调；清朝，也没有清澈的样子。不过，清朝却有一个清澈的男子，让我喜欢得不得了。

三百年前的一场大雪，也许并没有人在意，有谁知，这场雪只为一个才华惊世的男子而来，为他铺展开一生风花雪月的场面。是的，那是冬天；是的，那是雪天。

他叫冬郎。一句冬郎叫得很乡间，很原野，若枝头一朵悠然的花，一枚安然的果。这个叫冬郎的孩子，就是后来被誉为清朝“国初第一词手”的纳兰容若。纳兰容若，“沐兰泽，含若芳”，如此碧草连天的名字，果然就是他了。

喜欢了纳兰容若，就读了那段清初的旧事。那时天下，都说是两个人的天下。一个是康熙，一个是容若。一个如太阳，照耀山河；一个似月亮，润泽梦乡。那真的是一个有文有武的盛世。不想那时竟有一个权倾一时的大臣，叫纳兰明珠。更有谁知，这位官场里长袖善舞的权贵，竟然是大词人纳兰容若的父亲。这，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。一个仕途上左冲右突的风云人物，一个诗词里翩翩起舞的情怀公子，他们竟然是如此血脉至亲，实在让人难以想象。

如竹若玉的纳兰容若，与这位心机重重的父亲，与这个威仪高耸的家，似乎有些格格不入。他的家，太仕途烟火，而他，太月白风清了。在我心里，我只把纳兰容若唤作纳兰，与他的氏族，与他的门楣无关。

那拉氏，是大氏族，在那不远不近的时光里，在那清朝。曾经，看一本黑白画册，那一页，慈禧扭曲的脸，再配上长长指甲套的特写，在那昏黄的油灯下，惊悚了我的童年。一岁一岁，在心里。

慈禧，这位十七岁进宫被赐号兰贵人的女子，竟然渐渐统

领了晚清的光阴，摄政近五十年，将本来铁马强弓的山河，慢慢调制出了一股颓败的味道。疆土，一寸寸糜烂，无可收拾。然而，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，纳兰容若的纳兰，竟然和慈禧的叶赫那拉是一个姓氏的汉字音译。

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愿意相信。的确，他和她，是两种不同的品质，是截然不同的人性存在。一个虽在华堂，却是心在乡野的芝兰，饮露沐月，清雅有爱；一个垂帘皇宫，虽面南背北，但心多苟私，食金吞银。他的纳兰，她的那拉，应该是无丝丝毫毫的勾连。品质，给了他们一个南辕北辙的了断。

是的，我不想和历史讨论什么，好在，我不喜欢的大清亡了。如此，我就可以完全抛开帝王的专横，抛开姓氏的纠葛，独爱纳兰容若。

词，经过宋时的繁盛之后，一代一代的文人再也找不到恰当的调门。正是纳兰容若，踏雪临世，将心一点点融化，还有谁，只把一阕阕情词凝成划破愁肠的结石，阵阵痛，道道血。

一生的行走，没有人可以真正轻装上阵。岁月，其实就是一程身心的承载。所谓红尘，是心境的熙熙攘攘。他抛却所有功名利禄的纷扰，情是他唯一的行囊，背不动，放不下。

在我心里，他就是唯一的纳兰，独占其姓，独为其名，如月如水，松间照，石上流。

## 唯一的纳兰 唯一的他

□孔祥秋

### 一小段时间

多好,此刻他仍然熟睡  
偶尔翻个身  
他就离我稍微远了一点点  
给他重新盖好夏凉被  
再翻阅自己手里的诗集  
有时一首小诗正读到一半  
他又朝我身边翻了过来

对一个写诗人来说  
一首小诗的结尾很重要  
对一个阅读者来说  
一首小诗的结尾同样很重要

而此刻最重要的事莫过于  
我需要再等一小段时间  
找个合适的契机  
抽出被他压在身底的夏凉被  
重新给他盖上

这一小段时间啊

往往也是  
一个写诗人苦思冥想如何让  
一首小诗能完美尘埃落定的时间

### 依然慢

两癌筛查登记的女人  
记不住丈夫手机号  
低头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查确认  
我原谅她慢一点

木心先生说  
从前慢啊  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
车马邮件都慢”

还有人愿在琐碎日子里  
静静等待昙花绽放  
从前慢的现在依然慢  
比如落日缓缓下坡时遇见蜗牛散步

## 大暑

□李清云

大暑，在一场大雨之后重又布满阳光，  
炽热、潮湿、盛大、蓬勃。

午后五点钟，凌霄花在夕阳的余晖里生出晶莹的眼眸、翅膀和泪滴。柳是蝉鸣的弦丝，轻轻拨动，歌唱夏日漫长的白昼和坦荡的胸怀。我似乎与它心意相通，一遍遍地吟唱不过是在一遍遍地告白——无论如何，我也不愿意失去夏天。

物是人非大概是光阴的足迹。把叶子落光，把花朵开尽，把绿色磨成满目的雪，封住荒圯、破败以及荡然无存的物事。然而，活泼的紫薇正迎接着我们，它们仍像第一次一样在这个夏天绽开粉红浅白的花蕾，打开芬芳四溢的往事，供我们消暑，消磨时光。若干年以后，它会隐隐向陌生的路人诉说这段或更加久远的往事。它美丽的花开、暗香，依然跟这个夏天一样，让人铭记温婉和欢欣。

旧事成尘，多半是因为行走的光阴。漫步在小城，行走四季，内心的情感来来去去，又似乎空空荡荡，即便你的当下丰衣足食，依旧会有不期然的忧愁，却又不知忧从何来。生命存在的事实，本就带有忧愁，即便有力，即便有智慧，也躲不过人类共同的生之忧思。总会在某个瞬间想起母亲绣花的面：夏季，闷热，整个村庄沉浸在蝉声中，母亲

坐在大门口的过道里，趴在花床上穿针引线，旁边三三两两的邻家妇女摇着蒲扇唠嗑。等穿堂风偶尔吹过，母亲手里那根弯成鱼钩样的绣花针常常看得她们眼花缭乱，禁不住感叹老董（母亲姓氏）的手艺！在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每每地里农活清闲时，母亲的绣花针就从清晨飞舞到夜幕降临，靠着这门手艺维持家里的日常花销，从来没有委屈了孩子们。现在想来她的脖子得有多酸、眼睛得有多疼啊！而当时我只知道母亲绣花的手艺很受厂家欢迎，每每给的价钱最高，而那是因为母亲绣的花样难度最高。

母亲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守穷思变又安之若素，正应了《庄子·人间世》所言：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”光阴行走，我行我素，而忧思往往在盛大的时刻更容易生发，比如伤春伤在春花春草，哀秋哀在斑斓秋实，比如“湿热交蒸”的大暑节气万物狂长，枯枝腐叶亦迅速腐化继而销声匿迹。“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”三闾大夫对时间是如此焦虑，何况我们呢？在此起彼伏的蝉鸣声里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里，在潮湿的闷热中，婉转的情绪在细密的人间烟尘里交叠错落。

半日闲暇，忽起情思，拨通了远在异乡母亲的电话，问候夏安，也报平安。